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7月18日
星期六

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继红
□ 编辑：曲鹏

泰山、曲阜、开封、巩县、洛阳、登封……1907年，在中国北方地区，一个法国人花了7个月时间，翻山越岭考察文物古迹。他就是沙畹，被誉为“欧洲汉学泰斗”。回国后，沙畹将此行的文字、图片编纂成了四本书，即《华北考古记》，收录海量的拓片、照片、铭文造像记，成为一座汉学研究宝库。近日，《华北考古记》中文译本首次问世，一代大师在百年后带给人们无数惊喜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法国汉学掌门人到中国考察数月

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沙畹，是第一个翻译《史记》的西方人，是第一个提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概念的人，也是第一个真正实地考察中国的法国汉学家。正因为如此，王国维称赞沙畹“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”。

汉学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学科，19世纪的法国是国际汉学重镇。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可以称作是国际汉学的祖庭，从1893年开始，沙畹成为该讲座的第四任主持者，当时他只有28岁。

来自荷兰、俄国、瑞士、德国的学生投师其门下，学成后散居世界各地，大多成为汉学研究的权威学者。其中，包括敦煌学泰斗伯希和、“古代中国史的奇才”马伯乐等。

沙畹之前，法国汉学研究已有数十年积淀。然而，几代学者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中国土地，研究汉学只能是隔靴搔痒。而在1900年时，欧洲各国的亚洲探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法国已经落后于多国。

情况必须改变了。1907年3月27日，沙畹离开巴黎，前往中国。他乘火车穿越欧洲大陆，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入中国，于4月14日抵达奉天（今辽宁沈阳），由此揭开在华考古的序幕。他的此次考察，得到了法国教育部、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、法兰西远东学院的资助，被寄予厚望。

到达奉天后，沙畹在那里一直住到22日。其间，他参观了沈阳故宫，意外得到保存在此的60多面金属镜子模具，后来带回了法国。如今，这些文物保存在法国吉美博物馆。他还参观了清太宗皇太极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墓。

从4月23日到5月14日，沙畹从奉天出发，一直向东前进，走到鸭绿江右岸。他详细研究了鸭绿江上洞沟一处5世纪的碑铭，后来撰写论文发表于《亚细亚学报》。在鸭绿江畔，沙畹探访了位于那里的高句丽古代皇宫、一处重要的墓葬和上乘寺城墙。

返程时泛舟而下，沙畹沿鸭绿江抵达丹东，然后乘坐日本小火车回到沈阳，这条路线是日俄战争期间修建的。此后，沙畹从东北前往北京，在那里与圣彼得堡大学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碰头。

5月29日，人员和物资补充齐备后，沙畹的考察团从北京出发，经由京杭大运河从天津到德州，然后转乘马车到达济南府。从北到南穿越山东省的途中，他们参观了孝堂山、灵岩寺、泰山、孔庙、孟子故里、嘉祥武氏祠等古迹。

之后，考察团自东向西跨越河南省，途经开封府和河南府，然后继续向西到达西安府，经三天路程到乾州（今陕西乾县）。这是沙畹考察的最西端，随后便掉头返程。

他横渡黄河到达韩城，据沙畹称，此前没有任何欧洲探险家曾记载过这条路线。在山西省，沙畹参观了太原府、五台山和云冈石窟，最后返回北京。1908年2月5日，沙畹返回巴黎。

这条路线的制定，出自科学的考古学安排，涉及东北、华北、西北，可以说囊括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古迹精华。

两次登临泰山考察 留下近800页著作

沙畹当初在翻译《史记》法语本时，选择《史记·封禅书》作为突破口。封禅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制度，发生在泰山，因此沙畹对泰山产生



《华北考古记》
[法]埃玛纽埃尔·爱德华·沙畹 著
袁俊生 译
中国画报出版社

『欧洲汉学泰斗』沙畹的中国之行

了浓厚兴趣。

1891年1月24日，沙畹首次登临泰山。此后又于1907年6月17日至25日赴泰安考察，登临泰山。两次泰山之行，沙畹都对泰山风俗信仰、名胜古迹进行了细致调查，收集了很多地方文献，第二次登山时还拍摄了大量照片。

阿列克谢耶夫陪同沙畹参加了1907年的泰山考察之旅。阿列克谢耶夫曾在巴黎跟随沙畹学习汉学，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，在俄国汉学界享有“阿翰林”的美誉。他在《1907年中国之行》中，详细记叙了这次泰山之行。

1907年6月16日，为寻找古籍里记述的蒙元时期碑文，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首先来到了长清灵岩寺，拓制了元代碑碣。6月18日，他们考察了泰安城里的岱庙、财神庙、关帝庙。在岱庙，碑碣、岱庙大殿的壁画、温凉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
6月19日至20日，他们用两天时间登上了泰山。沿途众多的庙宇、庙宇中多得难以胜数的神灵、众多的刻石碑碣、乞讨的乞丐，都成为他们理解中国文化、认识中国宗教的难忘体验。

6月22日，他们参观了万寿宫、私塾和美国人开办的医院。6月23日，在供奉佛祖母亲的小庙孔雀庵里，修行的尼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6月24日，上了蒿里山，参观了净心寺、普照寺。6月25日，离开泰安赴曲阜。

将近10天时间里，沙畹搜集了清代《岱览》《泰山志》《泰安县志》《泰山道里记》等泰山地方文献，至今完整保存在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。他亲自拓制和购买了一批碑刻资料，拍摄了许多记述泰山文物古迹的照片，可谓收获满满。

回国后，沙畹便致力于泰山的案头研究工作，并于1910年在法国出版了学术专著《泰山》。该书是国际汉学界首部全面系统研究泰山信仰文化的学术著作，原著将近800页，很多内容甚至是中国学者没有记录或重视的。比如沙畹在谈蒿里山神祠时，特别载录了七十二司的奇偶数排列，对研究泰山民俗学十分有用。

此书出版后，引起了中外研究泰山文化的学者的关注，并于1941年在



1907年，河南巩义宋仁宗永昭陵，在中国考察途中的沙畹

中国北京再版。该书曾被摘译成英文、德文、瑞典文、西班牙文和日文等不同语种，一度成为外国人来华游览泰山的导游资料。

实地科学考察取证 拍摄龙门云冈影像

沙畹1907年的来华考察之旅，对沿途石窟、寺庙、石刻等遗迹做了详细记录和研究。石窟包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、河南巩县石窟、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窟等。寺庙涉及山东长清灵岩寺、河南开封大相国寺、河南洛阳白马寺、陕西西安清真寺、山西五台山寺庙等。石刻包括山东、河南等地的多处佛教造像碑和摩崖造像。

沙畹将上述考古活动以文字、图片形式编纂成《华北考古记》。该书自1907年出版至今，已超过一个世纪，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，只要从事中国古代艺术、雕塑、佛教、考古、历史等方面的研究，无不涉及此书，足见其业界地位。

《华北考古记》一书的最大特点，是通过现代考古技术进行考察、取证，从中国传统古籍文献中获取资料，再通过西方学术论证分析方法，探取其文化内核，这在当时是全新的尝试。

虽然沙畹是外国人，但是在著书过程中，使用了大量中文古籍文献作为参考与佐证，学科涉及金石、历史、宗教、建筑等诸多领域。其深厚的汉学功底，直到今天仍令人叹服。

在《华北考古记》中，沙畹用了浓重笔墨介绍和研究山东嘉祥武氏祠。武氏祠是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石构祠堂装饰建筑，包括武荣、武梁、武班、武开明四个石室的四十余块画像石，和一对石狮、一对石阙、五块石碑，统称“武氏墓群石刻”。

这座看似不起眼的石头小屋，被誉为“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”，有学者曾评价：“《史记》里面的内容，基本上全都能武氏祠的汉碑上找到。”

最精妙的是里面的画像石，既有孝子烈女、忠臣义士、孔门弟子的画像，也有三皇五帝、大禹、夏桀等古代帝王图。西安黄帝陵的黄帝像，就是从此处拓印的，就连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大禹像、荆轲刺秦王像等，也出自嘉祥武氏祠。

古老的画像石虽然精美，但是很难让人看得懂。对此，沙畹结合中国古籍文献，对画像石进行了全面解读。这些解读文字，为原本黑乎乎的拓片赋予了生命力，每个人物、每辆马车、每个场景都活灵活现，跃然纸上。

正是沙畹不遗余力地推介，嘉祥武氏祠走上了世界艺术史的舞台，成为全球关于东方艺术的重要话题，活跃了百年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与埃及金字塔、古希腊瓶画并称为“世界三绝”。

沙畹对石窟也格外偏爱，大同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、巩县石窟寺、济南千佛山等，都引发了他浓厚的兴趣。其中，研究最深入的要数龙门石窟。每一处洞穴、每一座建筑、每一尊佛像、每一处石龕，沙畹丈其体、溯其源、读其意、留其像，这些成果都保存在了《华北考古记》中。

龙门石窟现存1300多个石窟、97000余尊佛像。百年来，受疯狂盗凿、自然风化、修路破坏等因素影响，从最大高达17.14米的卢舍那大佛，到最小仅有2厘米的佛造像，没有一个是完整的。而《华北考古记》里的那些珍贵照片，成了学术研究、文物追索的依据。

沙畹之后，欧洲的汉学大师分为巴黎派与瑞典派。瑞典派的台柱子非高本汉莫属，他的学术渊源师承沙畹；巴黎派有三大门生，伯希和、马伯乐、葛兰言，都是沙畹的亲传弟子。受沙畹影响，均重视来华考察，维系与中国学界的联系。

1911年，沙畹阅读罗振玉的著作，注意到中国发现了甲骨文。在他的点拨下，学生伯希和沿着该方向继续研究，使甲骨学成为国际汉学的新领域，并延续至今。